

鲍尔吉·原野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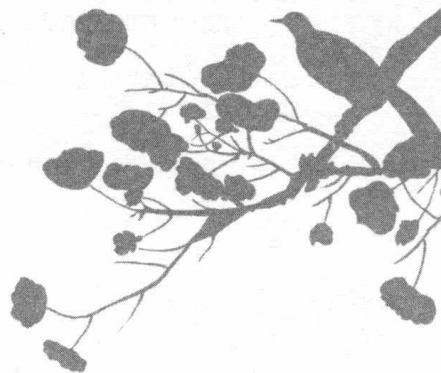
梨花与我共白头

鲁迅文学奖得主

「草原三剑客」之一

鲍尔吉·原野 散文力作





梨花与我共白头

鲍尔吉·原野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梨花与我共白头 / 鲍尔吉·原野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9.2

ISBN 978-7-5702-0759-6

I. ①梨… II. ①鲍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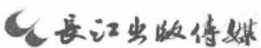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67837 号

责任编辑: 田敦国 周 聪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颜森设计

责任印制: 邱 莉 胡丽平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 毫米×970 毫米 1/16 印张: 19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30 千字

定价: 35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◆ 第一辑 月光手帕 ◆

- 私有火车 / 003
头发记 / 006
马 灯 / 008
唯一的橘子唯一的灯 / 011
匈牙利舞曲 / 013
雪地贺卡 / 017
雅歌六章 / 019
月光手帕 / 025
澡堂故事 / 027
张娜莎和李丽达 / 031
墓碑后面的字 / 033

◆ 第二辑 梨花与我共白头 ◆

- 凹地的青草 / 037
把自己甜死的甘蔗 / 039





- 白桦树上的诗篇 / 041
白银的水罐 / 044
比草木更孤独 / 047
草 / 050
雏菊的披肩 / 052
豆子 / 055
棉花 / 058
面包的天堂 / 060
蘑菇 / 062
南瓜花 / 065
葡萄园 / 068
山与树林的合唱 / 070
拾麦穗 / 072
树的道路铺向空中 / 075
树木是音乐家 / 078
桃子 / 080
藤 / 082
雾散了，树叶滴水 / 084



杏 / 086

悬崖的玉米 / 089

樱花在枝头想念樱桃 / 091

梨花与我共白头 / 093

草木结霜 / 095

◆ 第三辑 月光下的白马 ◆

索布日嘎之夜：我听到了谁的歌声？ / 101

我 爸 / 107

沙日拉咩绕，我的马 / 115

继 母 / 123

酒 别 / 127

我 妈 / 132

我妈的娘家亲戚 / 135

电梯记 / 155

自来水 / 158

萨如拉 / 160



- 照 相 / 162
- 斯琴的狗和格日勒的狗打架 / 164
- 满特嘎 / 168
- 火 车 / 171
- 送行的队伍 / 174
- 伊胡塔的候车室 / 176
- 寻找鲍尔吉 / 178
- 以吃论英雄 / 183
- 马群在傍晚飞翔 / 185
- 马如白莲花 / 187
- 蜜色黄昏 / 189
- 运草的马车 / 191
- 月光下的白马 / 194
- 挽套的马铃 / 196
- 燃灯人 / 199
- 水碗倒映整个天空 / 201
- 肖 邦 / 203
- 银器的笑容 / 207

土离我们还有多远？ / 209

蒙古民歌九首 / 21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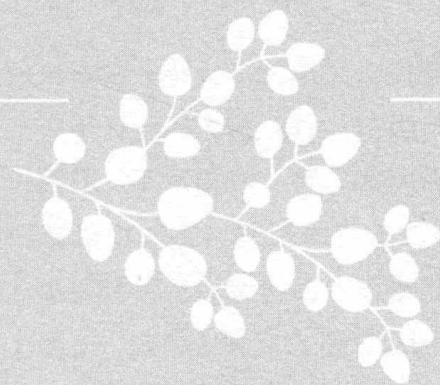
火的弟弟 / 234

我认识的猎人日薄西山 / 262

蒙古高原礼赞 / 288



第一辑
月光手帕





朋友说，咱们凑点钱，上石榴河林场买一挂小火车玩。

石榴河林场已解体，小火车和轨道都在，但长锈了。这里的小火车谁愿开谁开，没人管。集资的钱用在买开小火车的燃料和火车轨道的维护上。

大伙说行，请回来林场开小火车的司机，把搬道岔的工人也请回来，给他们开工资，拉咱们玩。大伙说行。还说，咱们不搞旅游，就自己坐小火车玩，采蘑菇、下河游泳。行，大伙说。这个计划如果实现了，有人说，咱们就是中国实行铁路私有化的第一批人了。哈哈，吹呗。我的这帮朋友是被时代飞速旋转的传送带甩下来的人，年纪大了。什么事都跟不上趟了，适合去荒无人烟的山区坐小火车玩。

我也入股私有火车的财务计划。那批幼稚地坐在小火车里东张西望的人群里有我的身影。其实，筹集钱不光用于小火车燃料和员工薪酬，他们还想住在这里，要修缮房屋和拉电，得花不少钱。但这是个好计划。

我去过石榴河林场，也坐过林场的小火车。那地方好哇！白桦林一墩儿一墩地长在山脚下，像打算搭顺路车又不好意思张口的乡下女人。白桦林脚下是一条小河，河里鹅卵石密集排列，水流日夜哗哗响。山上有庄严的落叶松。落叶松越长越肃穆，每一棵都如华表。走进树

荫下面好像走进暗夜，脚踩在经年积累的松针上绵无声息，像在床上走过。这条小河并不是石榴河，像这样的小河，林场里有七八条。石榴河在山的北面，河面开阔，原来是运送木材的水上通道。

野花长在山的南坡上。从农历五月开始，黄的、白的、红的野花轮流登场。有时候，它们也混在一起开。天晴朗，南坡好像藏人晒的巨大的佛像唐卡，上面的鲜花五颜六色。鲜花们好像比赛从山顶往山下跑，突然间在此站住了脚，否则山下会堆起一个花朵的堤坝。

小火车的铁轨铺在白桦林和小河之间。小轨道很窄，伪满洲国时期铺设。火车里的座椅面对面。我想象我们这些知青战友坐在里面，都老了，但尽量不去看对方脸上的皱纹。如果使劲回忆，还是能想出对方年轻时的样子。这样的回忆里包括当年穿的衣服，用过的铁锹。我们坐在小火车里干吗？我们不伐木，也不打猎。我们坐它因为是它的新主人。小火车从场部开到伐木点有三四公里，一路上，铁路两边不光有桦树林，还有瀑布。从高崖垂下的水帘的雾气隐隐约有彩虹的轮廓。瀑布下面的潭水墨绿，里面游动比潭水更黑的鱼脊。小火车还路过一处岩画地带。鸡蛋壳色的岩石上有赭石颜料画的鹿、牛和拙稚的人形。樟子松环列在岩画下面，好像古代就是这么安排的，肃穆而宁静。

我们到这里来做什么呢？一下子说不上来，姑且说来坐小火车吧。那么，是天天坐小火车吗？人们如果不上工不下工，天天坐小火车好像也受不了。我想象这些小火车的股东们身穿运动服，用手机拍照，不停照，互相比较，发到社交网络上。然后干什么呢？还是拍照。像我们这一代人，其实不知道什么是生活。我们的本领是会挨饿、会下乡当知识青年、会干农业活、会复习考电大夜大函大，也会生儿育女，但不知道什么是生活。生活是受苦么？如果不是受苦我们就一无所知，或者说我们并不理解别人正过的生活。所以，我们想往乡下跑，往荒无人烟的地方跑。这些人临近退休，对之后的生活茫然无措。我们这一代人没学过品茶、吟诗、临帖，没学过数学、物理学，更没学过震



撼人心的天文学与生物学。从“文革”开始，我们就赤着脚追随时代的洪流奔跑。洪流没停止，但我们跑不动了，同时不知道以后干什么。罗素说“人无法面对大量的无意义的时光”，这话像机关枪把我们都扫倒了。

我想象我们坐在小火车里，举着手机拍照，如儿童一样幼稚。我们说“太开心了”，互相勉励。暮云四合，太阳庄重地隐于黑黝黝的丛林之后，我们不懂得大自然的语言此时在说些什么。这些人看到荒地会手痒，他们一定会在这里刨坑种菜、种庄稼、填充虚无。蔬菜的小苗长出来才会让他们咧嘴笑。夜晚，他们坐在草地上唱知青时期的歌曲——《娘的眼泪似水长》《我爱这蓝色的海洋》，想借着星光，蛙鸣和风声回到当知识青年的时光。天一亮，这些人穿戴整齐，坐上了小火车。家庭和单位的职责已远离他们，他们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坐着小火车来回走，唱歌、采蘑菇晒干送给城里的人。他们饱经磨难的脸上努力挤出笑容，他们会说，太高兴了。



午后，我到桑园的树荫下歇息，看蚂蚁在水磨石地面上奔走。有的蚂蚁为搬运孩子嘴边掉下的饼干屑忙碌，有的无端忙碌。没有沿一条直线行走的蚂蚁，也见不到哪只蚂蚁在树荫下睡觉。

蜘蛛在空中飘荡，一根看不清的绳索连着碧桃树丫。大风吹得树叶乱响，却吹不断蜘蛛丝。蜘蛛像在浪头上打滚儿、上攀，忽又吐出一段，使自己离树丫更远。在过去，我可能用木棍挑断看不清的蛛丝，现在不干这类事了。

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在松树下找东西。他盯着地面，态度惶然。

松树下面的草被人踩光了，空出桌子大的地面。理发的女人在这儿营业，下雨天卖雨衣，这儿临近马路。头两天树上挂个牌子，粉笔写的：擦鞋。红粉笔在白字外边勾上弯曲的花边儿，像旧日的饼干那样。后来换了字：算命，没勾花边儿。算命再勾波浪纹，显得命不真实。这是女理发师告诉我的。

这个男人垂首盯着地上，后来双臂撑膝，头更低了。又蹲下，手指抚弄地面。我按捺不住好奇心，想看 he 看啥。

我无事一般踱过去，脖子不转，眼角扫视他观看的地面：土湿润（上午有雨）、石子半露于地面、碎头发，没了。我无事一般踱回来，坐原来位置，他还在看地面，恨不能钻进地里。



怪了，这算什么爱好呢？新的健身功法？我劝自己别对别人的私事太热心，找那只蜘蛛——我命名的“阿迪力蛛”。

“大哥。”这个男人走过来，步履踉跄，面惨白，嘴唇毫无血色，“大哥，打扰了。你看见上午有理发的吗？”

“理发”？我说，“理发的没出来，上午下雨了。”

“噢。”他若有所思，在我身边坐下，左手攥一绺头发。

我们并排坐着，我在透明的空气中寻找飞蛛。身边传来抽泣声，他弯腰抽泣。成年人没有晶莹的泪珠，更多的是鼻涕。他一把把擤鼻涕。

“我父亲没了。”他直起腰对我说，“昨天走的。我半夜才知道信儿，从牡丹江上车，到沈阳是今天十一点多了。已经火化了。”

说到这儿，他用掌擦泪。“人说走就走，连一面都不让你见。邻居说，我爹昨天在这儿理过发。”

他握着的左手慢慢松开，摊着一些头发，白的黑的。他说：“就留下这点头发，也不知是不是我爹的。雨水把头发冲没了，剩这些，但愿是他的，怎么也有一点儿。”

我听了震惊，想劝慰却说不出适宜的话。

街上行人络绎不绝走过，他们的父母大多健在。谁知道，老人的生命竟会像花朵被夜雨摧折。到那时，别说奉养，连保留一绺头发都不可得。

马

灯



那年我到坝后，干什么去已经忘了，但脑子里挂记着那盏马灯。我们住在大车店的一铺大炕上，睡 20 多人，都是马车夫。白天，我和主车夫老杜套上我们的马车，拉东西。把东西从这个地方拉到那个地方，好像拉过羊圈里的粪。那羊圈真是世上最好的羊圈，起出 20 多厘米厚的羊粪，下面还有粪，黑羊粪蛋子一层一层地偷偷发酵，甚至发烫，像一片一片的毡子，我简直爱不释手。并沉醉于羊粪发酵发出的奇特气味中。晚上，我们住大车店。

大车店没拉电，客房挂一盏马灯，马厩挂一盏马灯。晚上，车夫们掰脚丫子，亮肚子，讲猥亵笑话。马灯的光芒没等照到车夫脸上就缩在半空中，他们的脸埋在黑暗中，但露着白牙。不刷牙的车夫，这时也被马灯照出洁白的牙齿。苇子编的炕席已经黄了，炕席的窟窿里露出炕的黑土。肮脏得看不出颜色的被褥全在马灯的光晕之外。房梁上，悬挂着一尺左右，像暖瓶一样的马灯。灯的玻璃罩里面的灯芯燃烧煤油。花生米大小的火苗发出刺目的白光，马灯周围融洽一团橘黄的光芒，仿佛它是个放射黄光的灯。马灯的玻璃罩像电吹风的风筒，罩子四周是交叉的铁丝护具。装煤油的铁盒是灯的底座，可装二两油。

蛾子在屋顶缭绕，它们靠近灯，但灯罩喷出的热气流把它们拒之灯外。不久，车夫们响起鼾声，这声音好像是故意发出的极为奇怪的



声音。你让一位清醒的人打鼾，他发不出梦境里的声音，他忘记了梦中的发声方法。有人像唱呼麦一样同时发出两三个声音，有低音、泛音和琶音，有许多休止符使之断断续续。有人在豪放地呼噜之后，吸气却有纤细的弱音，好像他嗓子里勒着一根欲断的琴弦，而且是琵琶的弦，仿佛弹出最后一响就断了，但始终没断。打呼噜的人大都张着嘴，但闭着眼。他们张嘴的样子如同渴望被解救出来。我半夜解手回屋，背手踱步，在马灯的光亮下视察过这些打鼾的车夫，洞开的嘴还可以寓意失望、吃惊和无知。他们是够无知的，把这个村的羊粪拉到另一个村的地里。其实，我看到那个村也有羊圈。那时候，农村里的一切都归公社所有，拉哪个羊圈的粪都一样。就像一家人，把这个碗里的饭拨到那个碗里一样。车夫们睡姿奇特，如果在他们脸上和身上喷上一些道具血，这就是个大屠杀现场或廿先烈就义图。有人仰卧，此乃胸口中弹，有人趴着，背后中弹。有人侧卧并保留攀登的姿势，证明他气绝最晚，想从死人堆爬出去报信但没成功。

即使不解手，我也希望半夜醒来到外面看看夜景。夏夜的风带着故乡性，它从虫鸣、树林、河面吹来，昆虫在夜里大摇大摆地爬，爬一会儿，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。月亮瘫痪在一堆云的烂棉花套子里。我看到夜越深，天色越清亮。接壤黑黢黢的土地的天际发白。可见“天黑”一词不准，天在夜里不算黑，有星星互相照亮，是地黑了。被树林和草叶遮盖的地更黑，这正是昆虫和动物盼望的情景。在黑黑的土地上，它们瞪着亮晶晶的眼睛彼此大笑。夜风裹着庄稼、青草和树林里腐殖质散发的气味，既潮湿、又丰富。我回屋，见马厩里的马灯照着马。木马槽好像成了黑石槽，离马灯最近那匹马大张着眼睛往夜色里看。灯光照亮它狭长的半面脸颊，光晕在它鼻梁上铺了一条平直的路。马在夜色里看到了什么？风吹了一夜却没有吹淡夜色。那些踉跄着接连村庄的星星就像马灯。喝醉了的大车店老板手拎马灯，如同拎一瓶酒。他走两步路，站下想一想，打一个嗝。青蛙拼命喊叫，告诉他回家的路，但他听不懂。夏夜，马灯是村庄开放的花，彻夜不